

名臣列傳

鄭襲明

申淑 李公升

梁元俊 韓文浚 文克讓

林氏

柳公權

趙永仁 李純佑

崔陟卿 咸有一 廉信若 李和命

庾資諒

尹麟昭 杜景升

玄德秀 房瑞鸞 朴齋倫 趙位龍

于學儒

洪仲方 陳俊

慶大升 崔世輔 朴純弼 李英播

李俊昌

丁彦真 鄭邦佐

鄭克温 閔令謨 崔汝諧 崔遇清

宋訢

金光中 安劉勃

柳光植 王珪 車若松 奇洪壽

金義元

七叔 文漢卿 權世佳

盧仁綏 琴儀 李淳收 金敞 宋國瞻

李公先

崔滋 蔡松年 李仁光

吳世才 趙通林 春權 安牙孫 村

彙纂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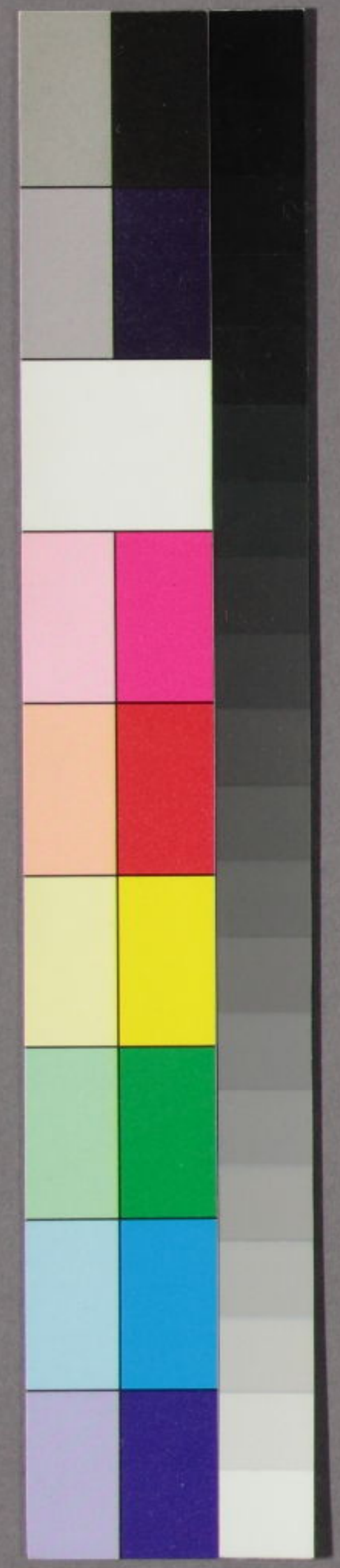
十二

金之密 俞升日 俞碩

崔允愷 李藏用 崔瑛

共二十二

U6  
4062  
12





4062  
22-12



木齋家執事彙纂麗史卷之二十五

名臣四



鄭襲明 申淑 李公升



鄭襲明延日縣人為人剛毅正直力學善屬文以鄉  
貢登第未知名嘗賦石竹花詩有大閣誦之睿宗聞  
而嘉賞曰非狗監何以知相如尚在邪即令補玉堂  
人謂之四十字媒仁宗朝轉國子司業起居注知制  
誥與即舍崔梓宰相金富軾任元凱李仲崔奏等上  
書言時弊十條伏閣三日不報於是皆引告王為罷  
執奏官減諸處內侍及內院別庫召梓等令視事襲



明獨以言不盡從不起右常侍崔灌獨不與上書清  
議鄙之襲明寓居富軾別第諫院劾襲明失諫臣體  
落起居注尋陞禮部侍郎毅宗初授翰林學士進樞  
密院知奏事初毅宗在東宮襲明侍讀仁宗慮元子  
不克負荷任后亦愛次子有易樹之意襲明盡心調  
護故得不廢襲明久居諫職有諍臣風仁宗浚器之  
使傳元子臨薨顧謂毅宗曰爲國當用襲明之言毅  
宗亦德之擢居樞要襲明自以先朝顧託知無不言  
毅宗寢形疎忌金存中鄭誠日夜短之會襲明屬疾  
卽以存中權代其職襲明揣王意仰藥而死王初卽

位憚襲明不敢肆襲明死王遂縱意於荒淫之事矣  
嘗幸歸法寺馳馬至獺嶺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柱  
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申淑高靈人博學羣書仁宗朝登第以忠謇廉白著  
名當世累遷御史雜端毅宗初淑與侍御史宋清伏  
閣言事三日不報淑等謝病歸第後拜右諫議大夫  
是時襲明已死王益縱恣淑又伏閣以諫平章事文  
公元知門下崔子英始與同議旣而不至內侍尹彥  
文築假山于壽昌宮北園闢小亭其側號曰萬壽被  
以黃綾窮極侈麗王一日燕于亭將罷假山頽牝雞



鳴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靖崔均浚等請黜彥  
文及韓就李大有榮儀等不聽諸御史皆引入獨大  
夫崔允儀始不與論在臺視事淑乃與給事中林徹  
等復上疏切諫王勉從之黜彥文等後數日淑又伏  
閣言事益切公元子英及平章庾弼政堂文學金永  
錫又不至十二年轉知門下省事王以宦臣鄭誠權  
知閣門祇候淑與諫議大夫金錫柳公材中書舍人  
洪源滌起居舍人金子蕃左正言許執修上疏諫止  
不許淑復獨詣闕上疏請削誠職王曰古無大臣獨  
諫者對曰自祖聖創垂以來亦無宦寺拜朝官者至

聖朝始有之無乃不可乎臣聞此以還居常憤懣食  
不知味故敢來請若臣言非請誅臣是則賜俞允王  
乃削誠職然惡其彈劾不已月餘左遷守司空明年  
棄官歸鄉尋召還以參知政事致仕十四年卒

李公升字達夫清州人三韓功臣希能之後少穎悟  
能屬文仁宗朝擢第直翰林院累遷右正言毅宗初  
轉殿中侍御史奉使如金時使金者例收管下車銀  
人一斤公升不取一錢人服其清王嘗乘月遊清寧  
齋目公升曰秋月澄清無一點塵正如公升胸中累  
官右承宣右諫議大夫王督署鄭誠告身公升不得



已署之轉知御史臺事王又召公升及中丞宋清允  
侍御史吳忠正等曰鄭誠自寡人襁褓時辛勤阿保  
以至今日故除權知閤門以酬其勞已經三載臺官  
不署告身實非愛君之心今不署之若屬皆薶醢矣  
清允忠正俯伏流汗獨公升不奉旨王怒譴出之後  
王又召臺官督署誠告身皆唯唯公升猶不奉旨王  
責公升曰汝嘗爲諫官旣署誠矣今反不署何也對  
曰臣悟昨日之非故不奉詔王怒勅公升就舍是時  
申淑已罷歸公升又斥由是廷中寂然無敢言之士  
矣初王於館北宮作窟室築臺飾以金碧與宦者白

善淵王光就等置酒召公升謁聃縱飲王醉入幕命  
左右唱和公升句云功名富貴盡驅花下之三盃至  
是見斥人以爲詩讖後以參知政事判工部致仕園  
中結茅宇穿沼築塢植花卉幅巾藜杖逍遙其間賓  
客子弟有造謁者輒以詩酒相娛不喜喫肉殺以蔬  
果而已明宗三年李義方搜殺文士公升嘗卜延福  
亭基遂興鉅役人多怨之以故義方欲殺之賴門生  
文克謙免王尊舊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卒年八十  
五謚文貞公升美鬚髯童顏不老操行高潔不事生  
產性剛直而躁不能容人之過輒慢罵



論曰鄭襲明申淑李公升禧陵三諫臣也雖其言論  
節槩有高下之殊使禧陵早從其言則庚寅之變何  
自而作乎傳曰從諫者昌拒諫者亡夫從焉而昌則  
賞諫者其興宜尤速拒之而亡則戮諫者其亡固尤  
促必至之理也故比干剖殷業墟洩治死陳靈射昭  
圖沈唐僖滅陳東斬宋柞裂襲明死申淑退而毅宗  
廢弑其禍福興亡之理豈不較然哉昔者蕭望之自  
以元帝太傅義不就對而死鄭襲明屬疾王迫而代  
之襲明遽已引決則剛毅奮激殆過於望之矣申淑  
當朝寒言諤風裁凜然度終不用奉身而退其正大之

氣出處之義求之於古抑范鎮孔道輔之流亞歟李  
公升既悟昨日之非則一署鄭誠不足浚責然延福  
之役窟室之飲何不一言諫止耶若其為人廉直樂  
易亦一代之善流也毅宗皆疎而遠之偏任李復基  
韓賴馴致仲夫之變豈不重可歎也夫

梁元俊 韓文俊 文克謙 林民庇

梁元俊字用章忠州人起自胥吏監光州務事事姑  
不謹黜之妻與子號哭乞哀終不許至使其妻獨還  
人或譏其不仁仁宗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尚州  
副使政尚廉勤吏民稱之毅宗初拜御史大夫轉知



門下事十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明年致仕又明年  
卒性清儉淳直終始一節不事產業不通餽謝門巷  
蕭然嘗與諫官論鄭誠堅執不變時議重之子文熒  
清直有父風官至御史中丞

韓文俊大興人父惟忠以廉直見重於時官至平章  
事文俊性雅整少能屬文有逸氣惟忠嘗語人曰興  
吾門者必此兒也仁宗朝登第才名聞於世時方重  
外寄歷長州長興南原三郡副使南京副留守皆有  
惠政門人吳世材嘗投詩曰南蘇三郡俗東撫一州  
民世謂實錄明宗初擢樞密院右承宣陞副使忤宋

有仁降授判司宰寺事累官參知政事寶文閣大學  
士政堂文學十四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銓  
叙平允明年因星變上劄乞退不許及年七十謝事  
家居日與高人韻士逍遙詩酒二十年卒謚貞懿文  
俊有識鑑三掌禮園所取多名士

文克謙字德柄南平人父公裕知門下省事集賢殿  
大學士謚敬靖克謙初以伯父公仁陰補刑定都監  
判官國制以藍衫就試者例不過三赴克謙屢舉不  
中嘆曰白衣且十赴藍衫何止三邪請以五赴為限  
朝議從之遂為恒規克謙從宦未嘗廢業毅宗時登



第累遷左正言伏閣上疏曰宦者自善淵專擅威福與宮人無比爲醜行術人榮儀執左道取媚于上置百順館北兩宮私藏財貨以支祝釐齋醮之費而與善淵掌其務凡兩界兵馬五道按察陞辭之日必於兩宮置酒慰餞令各獻方物隨其貢奉多少以爲殿最至使家抽戶斂以召民怨知樞密事崔褒偁職掌樞要勢傾中外貪黷無厭不附已者必中傷之財累鉅萬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充牧子罷褒偁以謝一國因語及宮禁帷薄之事王大怒焚其疏褒偁詣闕請辨王召克謙對辨克謙言甚切至遂貶黃州判官

初克謙草疏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起居注尹鱗瞻等不肯署名及克謙罷視事自若時人誦並遊英俊顏何厚之句以譏之克謙在黃州吏民愛慕政聲藹然有貴近挾宿憾構微過奏之王亦怒前事又貶晉州判官有司奏克謙直臣不宜連貶外以防言路乃授閤門祗候遷殿中內給事庚寅之亂文臣皆被害克謙直省中聞變逃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曰我前正言文克謙也上若從吾言豈有今日願以利劍決之兵異之擒詣諸將將曰吾輩雅聞此人勿殺也拘之於是克謙獨得不死毅宗南行於馬上嘆



曰朕若早從克謙言安有是辱明宗卽位釋克謙使  
書批目李義方白玉拜克謙右承宣兼御史中丞文  
臣若李公升等多賴以免武官亦倚之多咨訪故事  
尋拜龍虎軍大將軍克謙有女在寧義方弟鄰娶之  
由是癸巳之亂又獨得不死諫省謂承宣專管出納  
今李俊儀文克謙居中用事外摠臺省請解兼職乃  
改俊儀爲衛尉少卿克謙爲大府少卿轉樞密院知  
奏事與宋有仁構隙左遷守司空丁母憂踰年起復  
拜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戶部十五年判  
禮部事初韓文俊於班次居第二次克謙次崔世輔

及文俊爲冢宰克謙當遷亞相然不欲居世輔上使  
世輔判兵部登亞相已居其次世輔亦宰讓曰我於  
文公受恩則多敢處其上王以禮部次先兵部特拜  
克謙判禮部爲亞相世輔次之明年兼中書門下兩  
省尋權判尚書吏部事十九年卒謚忠肅性忠慈蹇  
直食不過數器衣不服文繡三掌禮園所舉多勝流  
時稱賢宰相然怵權豪干請銓注多舛又官其髻鬣  
子弟分遣僕從廣植田園時議惜之子候軾惟弼官  
至門下省事

林民庇字德明南川人少沈訥蔭補禮部主事毅宗



朝擢第出守溟州濬渠溉田以廉勤稱入太常府錄  
事孤立無援九歲乃遷四門博士明宗卽位拜右正  
言累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拜樞密院承宣箴諫出  
納多稱旨王恨相知之晚陞知奏事有李居正者少  
與民庇同學無他才能王欲授正言問民庇曰居正  
何如人能沈默不臧否人物者乎對曰居正性和而  
訥非耿介者也王曰若爾宜爲正言乃授之民庇後  
爲樞密使御史大夫性好佛常寫梵經有僧日嚴在  
全州自謂能使眇者復視死者復生王遣內侍迎之  
在道冒彩氎巾乘駁馬以綾扇障其面徒衆遮擁人

不敢仰視迎入天壽寺居南門樓上都人士女奔波  
禮謁僧令唱阿彌陀佛聲聞十里其盥漱涓滴之水  
爭相掬飲稱爲法水能理百病已而王漸驗僧詐放  
還其鄉初僧誑人曰萬法惟一心汝若勤念佛曰我  
病已愈則病隨而愈慎毋言疾之不愈於是盲者言  
已視聾者言已聞以故人易惑文克謙微服致禮民  
庇亦拜於樓下十八年參知政事進中書平章事民  
庇爲相挺然有古風三掌貢舉得人最多好善周急  
確實無華故武夫悍卒亦知景仰年七十三上表乞  
骸特授司空中書侍郎致仕二十三年卒謚文靖



論曰梁元俊以清直顯韓文俊由治績進及其拜相  
事業無稱焉文克謙少年氣銳乞斬權姦譏斥官禁  
聲震一國人以比汲長孺唐子方逮其備歷艱險保  
身之計漸切則通姻權凶以脫禍廣植田園以自肥  
名節埽地矣林民庇身爲宰輔拜妖髡於樓下雖有  
與職之稱何足取哉

柳公權 趙永仁 李純佑

柳公權字正平儒州人六世祖大丞車達佐太祖有  
功公權少好學工草隸登第調翼陽府錄事明宗初  
直史館累遷兵部郎中後以禮賓卿如金賀萬春節

金人稱其知禮轉右副承旨陞右散騎常侍知奏事  
啓事稱旨多裨益進同知樞密院事二十五年以病  
乞退王愛其文學不欲去嘆曰朝廷有舊德社稷之  
福卿何退之遽公權請益力從之居一年疾革家人  
進藥公權曰死生有命却不飲王聞之特拜政堂文  
學參知政事卒年六十五謚文簡性公廉居官不懈  
子澤官至右僕射彥瑗同知樞密院事

趙永仁橫川人少不羣有宰相器度博學善屬文毅  
宗朝登第調全州書記政有聲明宗立命永仁輔太  
子累拜承宣匡導居多物議重之驟拜參知政事政



堂文學翰林學士守太尉上柱國神宗初加守太師  
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金使詰明宗遜位事曰有  
勅必以詔親授前王朝議難其對求仁謂金使曰前  
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方至必欲親授公淹兩月  
其可金使翼日傳詔于王永仁以眼昏乞退加門下  
侍中致仕五年卒年七十五悼甚贈謚文景子準冲  
李純佑字拔之父陽植中書舍人初純佑母朴氏點  
燈祈嗣于庭中忽夢小兒從燈柱而下因有娠及生  
名之曰請以請而得之也後改純佑幼能屬文毅宗  
時擢魁科調忠州司錄明宗初直翰林院時王太后

患乳瘡王命純佑製醯章有瘡生母乳痛在朕心之  
句王覽而嘆之自是眷注彌篤擢除右正言知制誥  
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嘗奏近因八關煎藥命醫  
官歲取四畿民牛絞取乳汁煎而成酥犢俱傷藥  
非備急徒損耕牛遂罷之民感悅官至國子大司成  
爲崔忠獻所殺

論曰仕於毅明之際以完節稱者不亦鮮矣哉若柳  
公權趙永仁李純佑三人者可謂金玉君子粹然無  
瑕者也公權之子澤永仁之子冲皆不附權門有磊  
落之操其垂訓可知已純佑竟未免於賊臣之構害



悲夫

崔陟卿 咸有一 廉信若 李知命 庾資

諒

崔陟卿完山吏登第毅宗初補京山府判官性廉介  
吏民畏愛秩滿還京足不至權門者十餘年判吏部  
崔允儀聞陟卿有清操能治劇欲授耽羅令陟卿以  
再除外不欲行允儀曰耽羅遐遠俗獷難治故以子  
補之子第往為國家鎮撫南徼則還當以美官酬之  
陟卿不得已就任興利革弊民安之及還允儀已卒  
陟卿貧甚無以自存將還鄉會全羅按察使馳奏耽

羅苦令尉侵暴以及乃曰若令陟卿再莅者當釋兵  
王謂宰相崔裒曰有賢如此何不用之召賜綬緡  
卽除耽羅令陟卿請挈家以赴王許之任耽羅者與  
室偕自陟卿始耽羅人聞陟卿來卽具輕艦迎之比  
入境皆投戈羅拜曰公來吾屬活矣按堵如故明宗  
元年以詹事府主簿召還轉監察御史拜左正言知  
制誥出按楊廣忠清所至皆有聲績遷兵部員外郎  
尋出為安北都護府使累歷禮部侍郎祕書監清名  
勳節老而不衰十六年卒年六十七初侍郎補椿齡  
守完山以聯句選郡童得陟卿崔均崔松年及遞還



與之偕勸令就學後三人皆為名士時號完山三崔  
咸有一恒陽人太祖功臣廣評侍郎規之五世孫也  
父德侯尚衣奉御有一早孤養於舅年十五至京父  
友宰相李俊陽矜而容之補吏部記官仁宗十三年  
西京反有一以胥吏從軍有功調為選軍記事夙夜  
刻苦以舉職聞家貧常衣弊履穿時禁軍廚食不如  
式軍士議曰若得弊衣記事必不如是會兩府舉廉  
吏樞密使王冲薦之上素問名得之甚喜召入內侍  
旬當軍廚事王嘗幸長源亭命近臣射有一中的受  
金帛不入於家盡賣之具軍廚什器後倅寶城廉勤

有政績毅宗朝復入內侍掌橋路都監有一嘗酷排  
巫覡以為人神雜處人多疵癘及為都監凡京城巫  
家悉徙郊外盡取淫祀而焚之諸獄祠無異跡者亦  
皆毀之詣九龍山射神像忽旋風起闔門兩扇以蔽  
矢遂至龍首山祠試靈無驗夷之是夜王夢有神求  
救者翼日命有司復構其祠轉監察御史後為朔方  
道監倉使登州城隍神降於巫奇中國家禍福有一  
詣祠行國祭揖而不拜有司希旨劾罷之明宗即位  
召入內侍尋除兵部郎中時武夫執兵橫行街巷間  
及見有一莫不倒兵而過累遷尚書左丞有良醞令



盧若純主事韓受圖詐爲有一及平章事李公升少  
監獨孤孝等書投忠州賊亾伊欲引與爲亂亾伊執  
其使獻之王命承宣文章弼鞫之若純等曰今弒君  
之賊當路用事吾輩不勝憤激欲引外賊與之誅剪  
顧吾輩名微不足以動人聽以公升有一爲中外倚  
仗故詐爲其書耳王聞而義之重房請誅之王不許  
黥配遠島有一由是亦罷九年引年乞退以工部尚  
書致仕十五年卒年八十遺命薄葬有一平生衣用  
麻布器用陶瓦不事生產其妻謂之曰諸兒欲及公  
存頗立產業答曰子孤立無援勤儉守節以立門戶

兒輩但當遵吾節儉以俟命耳何戚戚於貧窶乎子  
和曦淳淳登第以文章節行名於時

廉信若字公可峯城郡人仁宗時登第調廣州掌書  
記復正奉公丁父憂廬墓三年命有司旌問選充詹  
事府錄事明宗卽位以潛邸舊恩特授國子祭酒翰  
林侍講轉判大府事掌試所取多名士王益器之信  
若有田在峯城鄭仲夫奪其田俄還之信若奴取其  
租與仲夫奴鬪仲夫怒捕信若奴殺之重房劾信若  
罷之尋拜吏部尚書後爲西北面兵馬使金遣八將  
軍來屯義州關外信若遣人詰之答曰聞西京趙位



寵請兵本國及西宋欲伐我故屯兵以備之耳信若  
又遣人曰位寵已誅宋又阻海告者之妄也願得其  
人名金將曰龍州人某也信若購捕已逃矣獲而鞫  
之其人果服曰吾父嘗以國家密事告金人獲重賂  
及將死囑我故我今以此告之邀彼厚賞耳遂斬之  
沒其母爲官婢擢樞密院副使翰林學士累遷政堂  
文學禮部尚書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孝文  
爲人體短膽大世比晏嬰分符仗鉞所至有聲性聰  
警博覽強記尤長范曄漢書一時高文大冊多出其  
手

李知命字樂與韓山郡人博覽羣書善詞賦工草隸  
年十八擢第調黃州書記居官廉直民有饑者盡心  
賑恤流氓襁負而至後爲忠州判官政如在黃時鄭  
仲夫之亂内外文臣通竄無所容州人感知命惠政  
護之知命獨免及明宗立以知命有文章德行擢尚  
書右丞尋除諫議大夫出按西海尋鎮北界所至稱  
治官至政堂文學太子少傅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  
謚文平知命爲相有古大臣風再掌禮園以得人稱  
若趙冲韓光衍李奎報俞升旦劉冲基皆其所取子  
唐髦詞藻俊逸有父風擢魁科仕至國子司業



廣資諒字湛然平章事弼之子也莊重寡言毅宗朝  
文臣貴寵用事不齒介胄流資諒與儒家子弟少者  
約為契欲併引武士吳光陟文章弼衆不肯資諒曰  
交遊中文武具備可矣若拒之後當悔從之未幾鄭  
仲夫亂作同契者賴光陟章弼俱免於禍資諒陰補  
守官署丞尋除龍岡縣諳練吏治摘發如神一方稱  
之歷任臺閣所至有聲出鎮東北廉按南道無不畏  
威龍服然濟以恩信故民便之高宗時累拜尚書左  
僕射引年乞退十六年卒年八十子靖敬玄珪皆登  
第敬玄官至諫大夫

論曰崔陟卿咸有一廉信若李知命廣資諒五人者  
皆以清名政績顯於毅明之際若耽羅釋兵以延  
倅武夫斂兵以戢暴忠民感惠而控患則行義有足  
以動人者斯可見矣至於信若獨行達喪資諒不絕  
噲伍則其孝與智足稱焉

尹鱗瞻 杜景升 玄德秀 房瑞鸞 朴齊

儉

尹鱗瞻字胎兆侍中瓘之孫政堂文學彥願之子也  
登第毅宗朝累遷侍御史言事忤權貴降授左司員  
外郎轉起居注時宮人無比得幸於王生女嫁崔光



鈞超授光鈞八品職兼式目錄事麗制官人所朝議生不通仕路朝議  
恥之諫官不署光鈞告身王召鱗瞻及諫議李知液  
給事中朴育和司諫金孝純正言梁純精鄭端遇督  
署之郎舍唯唯而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為司諫無言  
是正言口吃為諫議悠悠何所論後出鎮西北面麟  
靜州境有島金人就耕其中兵馬副使金光中擊逐  
之置防戍金主詰讓王命還其島撤戍鱗瞻等恥削  
土不從金大夫營主遣銳卒入島執戍將元尚以歸  
鱗瞻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移牒請還俘獲許之  
鱗瞻秘不奏事覺詰之鱗瞻懼得罪竟不報以實入

為右諫議大夫明宗立授國子監大司成陞參知政  
事進拜中書侍郎出為東北面兵馬判事金甫當起  
兵李義方疑鱗瞻預其謀且為儒紳領袖購捕甚急  
巡檢軍縛鱗瞻至將害之賴庾應奎獲免尋兼上將  
軍參署重房議事四年西京畱守趙位寵舉兵叛以  
誅仲夫義方為名北界諸城應之王命鱗瞻為元帥  
率三軍往擊西京至岳嶺驛會大風雪西京兵從嶺  
而下急擊之官軍亂遂潰鱗瞻被圍欲赴鬪死兵馬  
使鄭筠止之曰主將不宜自輕因拔劍搗鱗瞻馬潰  
圍而出收餘兵還尋復以為元帥樞副奇卓誠副之



知樞密陳俊將左同知事慶珍將右上將軍崔忠烈  
居中軍鄭筠趙彥為前軍文章弼李齊晃為後軍司  
宰卿河斯清知兵馬事復攻西京僧軍亦行鱗瞻引  
諸帥治兵西郊筠密諭僧宗昂斬義方王慮軍中驚  
擾遣近臣庾應奎論之軍中不知筠謀疑文臣嗾之  
欲害鱗瞻應奎亟還報鄭仲夫遣人諭止僧兵以為  
義方女不宜配東宮請出之因聚普濟寺不發而鱗  
瞻等遂行初位寵兵起連州今首先歸附互為應  
援鱗瞻謂諸將曰我聞招攜者附于內伐叛者披其  
枝若我先攻西京則在連州者招諭北人共為犄角

我腹背受敵非策之善也今連州恃西都不虞我猝  
至宜先攻連州連州下北州諸城必皆歸順然後統  
順攻逆則意全力一蔑不濟矣遂趣連州御金富軾  
破妙清之  
策攻圍累月連州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官軍  
從間道擊之斬一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二十餘人官  
軍又遇西兵于斧院掩擊之斬七百餘級連州久不  
下後軍摠管杜景升踰鐵關從雲中路抵連攻拔之  
於是西北諸城皆復迎降乃移師趣西京鱗瞻曰西  
京城險固今以久疲之師蟻附而攻非計也宜久圍  
之無使出掠且復招懷開示生路則城中被劫者漸



謀出降位寵特一餓囚耳何能爲乎乃於城東北築  
土山守之位寵食盡啗屍爲糧時出挑戰鱗瞻堅壁  
不出有擒獲者輒與食而遣之城中間之縋城來  
附者甚衆既而官軍與西兵戰大敗之取鳳凰頭城  
之六年鱗瞻攻西京通陽門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  
中大潰擒位寵斬之城未破鱗瞻忽聞西兵譟城  
上問之云人呼立龍而賀之鱗瞻曰位寵將死矣去  
人與頭豈復生乎南踰月而城破坐其黨十餘人悉  
宥之居民安堵如故捷奏王遣吏部侍郎吳光陟詔  
班師加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上柱國凱還遣介

弟平涼侯賜宴于馬川亭是年卒年六十七謚文定  
鱗瞻聰悟過人雖千百人一聞姓名終不忘自鄭仲  
夫作亂朝紳禔氣鱗瞻與武臣同事每被掣肘脂韋  
自保而已故平西之後賞罰不中措置失宜致使西  
北之民乍附旋叛物議少之贈守太師門下侍中子  
宗諤登第死於仲夫之亂宗誠宗謁亦中第初鱗瞻  
兄弟三人登第再世廩母時人榮之里間號其家爲  
三第宅又號爲三帥宅

杜景升全州萬頃人爲人目不知書質直有勇略初  
補控鶴軍上將軍文儒寶景升舅也手搏者招景升



爲伍儒寶曰搏賤技也非壯士所爲景升乃不往陞  
隊正充厚德殿牽龍仲夫之亂武士乘時多劫人財  
獨景升不離殿門秋毫無犯李義方聞其名引爲內  
巡檢指諭一日退朝步出奉安門易服而竄家人跟  
之三日得北山巖罅中云恍若有數人謀殺已懼而  
北走俄數萬人逐之因以到此人謂庚寅枉死者崇  
之也義方聞景升復出喜曰此人世不多有復授指  
諭遷郎將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南方皆響應  
義方以其從兄椿夫及景升爲南路宣諭使椿夫性  
暴多殺邑宰景升諭之曰方鎮構逆列郡風靡受命

之初恐難底定賴公威靈巨魁折首誅戮旣多宜行  
寬宥脫有反狀情迹昭著然後誅之則人心服而威  
惠立矣椿夫從之南民大悅椿夫還謂景升曰始以  
公爲恟乃今知公長者能濟大事以功拜將軍出爲  
西北面兵馬副使戍昌州及西京兵起分道將軍朴  
存偉等爲位寵擒殺景升至撫州館方午餐西兵千  
餘人奄至景升洞開館門西兵競入景升射一人殪  
之西兵敗走景升捨舊路乃間道夜行入山中卸鞍  
間路有僧指之景升日夜兼行八日而至京是時元  
帥尹鱗瞻已出軍王以景升爲東路兵馬副使景升



領兵五千餘人至孤山疑高驛高遇西兵景升分軍為  
三以左右翼急擊破之是時位寵將金朴升入和州  
殺兵馬副使崔均時崔均為兵馬副使諸城皆應朴升  
遂入宜州德景升引兵至宜州朴升列車城外禦  
之景升選銳攻拔其城擒朴升斬之傳首于京諸鎮  
稍稍歸附定長州宣德鎮欲殺女真女真千餘騎到  
定州門外景升遣人諭解女真乃退景升至孟州西  
兵據險以拒景升與李義叟石麟等擊破之孟德州  
兵棄城遁景升恤其居者令按堵撫州為西京堅守  
雲中兵又至為聲援景升分兵擊之雲中兵退撫乃

降行營兵馬使及四摠管戰不利東還西兵遮邀截  
其路景升迎擊于大同江凡二十合皆捷西兵大敗  
景升還至平州王遣使郊勞及至王曰卿為國血戰  
忠勞最著然蕞爾小醜迄淹天誅卿其勉之仍命為  
後軍摠管復遣之景升踰鐵關從耀德雲中行西兵  
望風而潰入保漣州景升積土城外列大砲攻拔之  
士卒入城爭取貨寶景升下令禁之惟聽取釜鼎於  
是西北諸城皆降乃進攻西京西人負固久不下軍  
中取漣州釜鼎爨便之曰公之慮及此西兵宵出  
執壘門景升令毋得撲火因取物投之火益熾明如



書賊不敢入景升恩信素著西人多出城降者是時  
鱗瞻統大軍攻圍彌年雍容籌略不肯決戰及景升  
至戰屢捷遂破西都擒位寵斬之餘黨復聚為寇乃  
復以景升為西北面兵馬使鎮永清處置使李景伯  
邀景升議事遣五百騎迎之西兵設伏狙擊騎盡沒  
景升已就途聞之馳還賊不及景伯與景升不協戰  
數不利召景伯還以石麟代知兵馬事景升兼處置  
使金使將還西兵梗路不得過景升募勇士掩殺之  
王嘉其功陞上將軍知御史臺事驟加守太尉參知  
政事修國史進平章事封三韓壁上功臣勅畫工李

光弼圖形光弼曰畫法生時作半像景升怒使具體  
兩府重房就第宴賀酒酣各執樂器景升歌守司空  
鄭存實吹小管李義旼怒罵曰安有宰相自同伶人  
歌吹也乃罷歸景升與同列奏式目都監所藏判案  
國之龜鏡部秩錯亂漸難稽考宜加檢討謄寫以藏  
從之又奏先王朝諸勳臣光輔鴻業功不可忘宜有  
追爵之典王嘉之悉加封贈為錄券錫其後與義旼  
同拜門下侍中位義旼上義旼在中書大詬景升笑  
而不答尋加中書令舊制三品以上每遷級表讓降  
詔不久然後表謝上官景升獨曰內不欲讓而假人



筆以文之吾不忍爲也王移御延慶宮訛言變生輦  
下扈駕百官皆倉黃竄歸景升獨按轡神色自若崔  
忠獻謀廢王勒兵市街託議事召景升將軍柳森柏  
景升疑之自刎乃流景升于紫燕島景升憂憤嘔血  
卒于島中或云景升橐金其奴利而毒之

玄德秀延州人爲人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自高  
甫成童分道將軍金稚圭見而奇之攜至京讀書通  
大義善屬文累舉不第有疾歸鄉里趙位寵兵起岳  
嶺以北皆應之德秀與其父都領覃胤謂州將曰昔  
契丹遜寧長驅犯境列城迎降而吾州獨屹然固守

功載王府今位寵包藏禍心旅拒王命天地所不容  
苟懷忠義者可忍從邪仍與州將望闕拜呼萬歲閉  
城固守位寵遣人牒延州趣之曰北界四十城兵畢  
會而獨爾城不至敢請其以城中推德秀權行兵馬  
臺事遣騎擒牒者斬之位寵再牒云舉兵將往滅之  
於是州人頗洶洶有欲應位寵者德秀詐爲孟州將  
吏書密令城外民投城中曰上京十領兵已踰鐵嶺  
自東界直擣西都凡州鎮爲位寵誑誤者不可輕出  
兵其各堅守以待城中信之無二心德秀與州副使  
崔博文判官安之彥金公裕等分兵屯守諸門兵馬



使車仲圭趣延州至雲畔驛爲雲人邀殺分臺御史  
林擢材錄事李唐就等懷印間行達於延州於是州  
人以德秀弟將軍利厚權行兵馬使事德秀監倉使  
事因易置部署嚴兵守之安北都領姜遇文與三十  
四城都領致書延州長吏曰上京將發大兵殘毒我  
北藩諸城我諸城不可無罪受戮故西京趙尚書惻  
然矜愍欲活我四十城赤子衆心齊奮士馬畢會而  
貴城獨不至何也倘懷異謀合致赤族之誅宜亟馳  
赴西都毋貽後悔雲州郎將遣使賫書如安北指擢  
材斬使者梟示城外俄而西兵來攻城擢材破之至

暮西兵屯城南大呼曰西都舉兵欲正三韓而爾城  
不應良由誑誤有斬利厚兄弟開門出降者加以厚  
賞不爾將屠之德秀自南門出擊之西兵遂趣京都  
至京西爲李義方所敗乃曰雖不能得志上都延州  
以小城久不下宜復急攻復趣延州圍數重德秀遣  
高勇之唐就等急擊大敗之擒斬甚衆西兵復至德  
秀又出擊破之獲兵仗無筭明年金遣高羅領兵來  
屯延州境上城中懼高羅曰帝聞爾國列鎮構亂獨  
爾城不從久爲賊逼故命予援之母懼也覃胤素以  
恩信聞于金詣金營以實告之高羅下淚曰帝所聞



果信也有意吾當助之爾等宜益勵忠義毋以孤危  
自沮遂去諸城兵復攻延州德秀擊破之是時尹鱗  
瞻與杜景升合兵攻漣州破之諸城兵悉降於官軍  
延州圍解王拜覃胤爲將軍使居其鄉德秀爲內侍  
祇候安北都領宋子清文臣老姜遇文職賞有差並  
令居京以安北初附位寵而後背之也德秀上書請  
納告身應舉不許尋出爲安南都護副使爲政廉明  
吏民敬畏尤惡淫祀禁令甚嚴有吏執女巫至德秀  
熟視曰男子也訊之不服裸視果男子也先是巫出  
入士族家潛亂婦女被污者羞之不自道故人不知

其非女巫也至是一方服其神明入爲都官郎中散  
員盧克清素貧將賣宅德秀以白金十二斤貨之其  
妻受之克清從外歸見德秀曰予初以九斤買宅居  
數年無所增飾而得十二斤於吾心獨無愧乎請還  
三斤德秀曰爾能行古人之義而獨予未邪克清曰  
予平生不取人一芥五十兩銀視一芥則多矣子若  
不從請復吾宅德秀笑而受之曰予豈不逮克清者  
乎施諸佛宇聞者歎息曰今世得見此事邪後拜吏  
部郎中諫官言不宜授邊人乃改授兵部罷神宗朝  
起拜殿中監累遷兵部尚書致仕高宗二年卒



房瑞鸞宣州鄉貢進士趙位寵兵起諸城皆附瑞鸞  
謂其兄孝珍得齡曰位寵脅誘西州土豪悉署官職  
吾曹亦與其中然婦翁尹仲瞻以兵馬判官在其兄  
鱗瞻中瞻即鱗瞻從弟麾下壻攻婦翁於情不忍况位寵智  
淺謀大終必自敗兄宜熟計孝珍然之夜密諭州人  
曰位寵始以誅賊臣為名故旬月之間諸城響應及  
與官軍交鋒動輒奔潰以下犯上從外圖內情見氣  
懾不可復振所恃者惟險固耳若三師一朝拔西京  
責諸城以大義則關西士大夫何以自解於天下之  
公議乎且料位寵為人悖謬其志不止討賊吾州若

不改圖萬世之後同被惡名不亦可恥之甚者乎今  
欲決死倡義去逆效順於諸君意何州人皆從之有  
郎將義儒受位寵署為將軍獨不可孝珍殺之乃馳  
告義州義州亦殺位寵所置將以應遣使賫首從間  
道報行營諸城聞之皆罷兵事聞王嘉之授孝珍散  
員瑞鸞屬內侍得齡留本州為戶長州人嫉孝珍獨  
得官殺得齡及其母

朴齊儉明宗時拜大將軍為西北面兵馬使是時趙  
位寵既敗餘黨復聚分軍為三有思進軾端進國者  
為中軍行首戒訓為指諭金甫為前軍行首先秀為



後軍行首散居嘉渭拳連之間首尾行劫大爲民患  
焚慈肅二州屠勦寺刹王遣兵討之屢戰失利齊儉  
始至部分諸校發興化雲中兵爲掩襲計賊依蔽山  
林居無定所諸郡人多爲賊耳目軍中動靜輒先知  
之戰始交輒敗此引還賊乘勝掠寧州靈化寺驅僧  
兵進攻連州賊勢轉盛然其遊寇日久閭閻無塢壁  
者燒劫幾盡大城皆堅守未可猝拔由是漸就飢窘  
謀欲降齊儉聞之遣人招諭諸屯賊相率來降齊儉  
每見降者輒撫循之曰汝等皆吾赤子開倉賑之分  
處諸州使之安業光秀等皆來降給傳赴京王以光

秀金甫爲校尉思進軾端誠訓爲隊正獨進國不降  
率其黨欲投女真遣兵擒斬龜州東方甫等與賊交  
關者悉按誅之賊遂平齊儉後知御史臺事其子葆  
光輕躁無行道遇李紹膺妻見從娥賫薑求之不與  
葆光毆之紹膺妻大怒率家僮握刃入齊儉第叫譟  
欲殺葆光葆光走匿紹膺之壻慶大升弟也紹膺妻  
因大升訴重房重房奏葆光道辱宰相妻大無禮宜  
置於法事下重房治葆光竟不出齊儉坐免歷抵諸  
將家乞哀諸將請復其官王許之  
論曰淮蔡之戰都統韓弘持重而李愬以輕兵掩襲



破之西京前後之役金富弼尹麟瞻雍容持久而尹  
彥頤杜景升定議急攻遂獲成功蓋持久之與急攻  
互相為用而不可偏廢也玄德秀房瑞鸞鄉民之秀  
者也無食祿致死之義當列城崩析之際能曉逆順  
建大策屹然不動為諸城倡非天性篤於忠義者而  
能之乎西京既拔餘黨未附朴齊儉盡力招諭關西  
底定其策善矣

### 趙位寵

趙位寵史失世系毅宗末以兵部尚書為西京留守  
鄭仲夫李義方等弒毅宗立明宗四年位寵謀起兵

誅仲夫宣言上京重房以北界諸城桀驁難制將舉  
兵屠之謨議已定大軍垂至我諸城實無辜豈容坐  
受誅戮由是人心驚惑因檄召東北兩界令糾合士  
馬悉赴西京於是岳嶺以北四十餘城皆應之獨延  
州閉城固守王遣平章事尹麟瞻統三軍討西京遣  
崔均于東北路宣諭諸城麟瞻至岳嶺驛位寵遣兵  
急擊破之遣金朴升于東界邀斬崔均朴升尋為杜  
景升破殺位寵先鋒至京西義方擊敗之潰還位寵  
收散卒復嬰城固守義方久屯城外位寵擊却之義  
方兵獲位寵子卿及將軍禹為善斬之明年位寵遣



兵擊耀德縣是時義方已誅王遣殿中監庾應奎給  
事御史正儒詔位寵曰朕因臣民推戴奄登大寶于  
今六年賴文武協輔獲守丕基頃有賊臣專擅國政  
多行不義害及中外民怨兵起至於無知小民殺傷  
尤多朕甚痛之其賊臣已依卿奏明正典刑卿又請  
降使宣諭嘉乃忠誠遣使諭朕至意位寵上表請降  
應奎還位寵悔之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憤怒斬  
館吏而還尋遣左營將徐俊明表賀誅義方留俊明  
不遣上京兵圍漣州累月漣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  
援之杜景升從問道擊破斬數千級復掩擊于莽院

破之時毅王猶未葬以位寵罪狀義方弒君不葬乃  
發喪葬之禧陵將軍朴存威奉使在雲中每誇納釜  
之事至是雲中人遂斬存威以應位寵鱗瞻進攻西  
京圍守彌年位寵食盡時出挑戰鱗瞻堅壁不出位  
寵遣金存心趙規如金奏義方放弒之罪存心於道  
殺規來謁王王拜存心內侍其軍將皆加職賞位寵  
聞之殺存心妻子位寵復遣徐彥等如金上表曰前  
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弒之臣位  
寵請以岳嶺以西四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金主執  
送彥等東京摠管府牒寧德云西京畱守趙位寵三



次遣使九十六人賚告奏表文等事今勘得所遣人  
徐彥等狀稱大定金世宗十年前王遊普賢寺大將  
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等執前王及其子孫送海島  
立前王弟翼陽公為王託以因病讓位上表大朝大  
定十三年仲夫等遣人殺前王及太子官僚十四年  
位寵上表請王討仲夫今年正月王下詔論賊臣已  
誅不期鄭筠等不告新王領兵數萬攻圍西京至今  
未決勝負今年六月位寵與北界諸城願屬大朝遣  
使賚牒婆速摠管府至義州為關門所阻害續遣大  
使金存心趙規等泛海奏聞不知消息節次再遣彥

等其欲屬大朝請兵問罪等事亦是端的欽奉帝命  
位寵陳乞事則非大國所容將彥等付彼國施行其  
彥等衣甲差官交割六年位寵使人詐為居士服請  
兵於西北州鎮至靜州執之位寵與上京兵戰佯敗  
走上京兵追至龍興部位寵回兵擊之上京兵敗死  
者甚眾麟州人康夫祿升等殺防守蔡允和王遣內  
侍往諭夫等不從遂殺義州分道尹光輔判官李彥  
升以應位寵位寵遣人署諸城酋豪麟州都領洪德  
謀拒之夫等袖刃詣德德伏兵於門斬之是時諸城  
皆附位寵惟延州玄德秀宣州房瑞鸞倡義拒之由



是諸城軍心貳於位寵會尹鱗瞻杜景升統大兵攻  
西京破之斬位寵首來獻梟于市

論曰國家有變則必有仗節之臣庚寅之變可謂極  
矣一時名節之士翦戮殆盡而區區欲伸大義者獨  
金甫當趙位寵兩人而已然而甫當失之疎位寵失  
之晚此其所以俱敗也為位寵者當毅王放弒之日  
舉溫嶠問罪之師洒泣金庭聲大義於天下檄諭諸  
城仗忠信而自結則勝負未可知也不幸而敗位寵  
之平壤豈遽下諸葛之壽春邪顧乃計不出此淹延  
待時新王之冊命已降一國之人心已定則東韓義

士誰復從逆節之謀甘與位寵同敗乎此玄德秀崔  
均之所以不服而位寵一死分明出於甫當下者詎  
不然歟况乎出內附之請則置宗社於何地聞立龍  
之呼則可見其素蓄無君之心矣然位寵拔於行伍  
素無學術猶知為舊主報仇不忍北面於弒君之賊  
斯亦竒矣其成敗得失尚何深辨也哉

于學儒 洪仲方 陳俊 慶大升

于學儒木州人父邦宰膂力絕人官至右僕射學儒  
倜儻有氣槩宿衛毅明兩朝忠謹無他李高李義方  
等將作亂議主兵者衆皆曰今日之事舍于公不可



因詣其第告之學儒曰公等有大志然是謀非吾所及也吾父常誡予曰武臣見屈於文官久矣能無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武交激禍不旋踵汝宜慎之吾父雖歿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事定高義方憾其不從謀害學儒學儒懼求娶義方姊得免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卒

洪仲方起自行伍鄭仲夫廢毅宗立明宗仲方與有力驟拜大將軍性褻直不阿每面折人過玉器之人亦倚重時武散檢校將軍以下散員同正以上聚議欲奪處東班權務官重房臺省畏衆口莫敢誰何仲

方獨曰國家設官分職唯卿監外武臣不兼文官自庚寅以後吾儕得處臺省布列朝班校尉隊正許著幘頭西班散職差任外官固非先王之制若復遽奪權務官其如東西定制何吾寧死不從議遂寢於是西班散職羣聚於路每見達官控訴不已一日遇仲方遮道慢罵仲方攘臂跋馬排突至重房曰吾今日幾死矣下之陵上至如是邪乃密謀捕首謀者四五人配島又流其黨十餘人時議尤重之累官至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掌外官長吏之職進退與奪惟意所欲又畜嬖妾嗜利者附之爭納賄賂九年卒



陳俊清州呂陽縣人有勇力起行伍積勞拜衛將軍  
戍北界戍將例不得著正角幘頭獨俊著之知兵馬  
事梁升庸禁之不從劾罷之起為大將軍明宗朝累  
拜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判兵部事九年卒性質  
直頗得時譽王亦器重庚癸之亂文臣家賴俊全活  
者甚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孫湜澤溫皆登第有  
文名湜官至御史大夫澤選直翰林院以右司諫知  
制誥出知公州卒善為詩詞語清麗少與李奎報齊  
名時號李正言陳翰林

慶大升清州人父珍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升膂力絕

人早有大志不事家產年十五陰補校尉累遷將軍  
珍性貪鄙多奪人田及卒大升悉以田案納選軍一  
無所取人服其清明宗八年清州人與州人係京籍  
者構隙捕殺幾盡其黨在京者聞之欲報仇矯旨募  
死士向清州王遣將軍韓慶賴追止不及遂與州人  
戰不克死者百餘人時大升與大將軍朴純弼為本  
州事審官以不能禁斷見罷牧使趙溫舒亦罷大升  
嘗憤鄭仲夫跋扈謀欲討之以其事艱大隱忍未發  
會仲夫子筠潛圖尚公主王患之大升銳意討仲夫  
畏其壻宋有仁未得間及有仁斥逐文克謙韓文俊



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牽龍許升有勇力爲衆所服  
筠愛之升及隊正金光立俊翼皆大升所善大升謂  
升曰我欲去兇徒汝能從事可成矣升諾之大升曰  
藏經會畢之夜衛士必皆困睡吾令死士三十餘人  
伏和義門外汝先殺鄭筠於內以嘯聲爲約則我發  
伏應之夜四鼓升入筠直廬殺之仍嘯大升率死士  
踰宮牆入殺大將軍李景伯指諭文公呂所見輒殺  
宮中喧譟鋒刃交接王驚愕大升至寢殿外大聲曰  
臣等衛社稷請上無恐王出御宮門外召大升等手  
賜卮酒以慰之大升因請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

父子仲夫聞變逃匿民家悉捕斬之梟首于市王呼  
大升問曰欲以筠承宣之任授卿大升曰臣不識字  
不敢當王曰非卿則誰可者吏部侍郎吳光陟何如  
對曰承宣出納王命非儒者不可光陟稍知書然亦  
武臣恐似鄭筠王嘿然大升知光陟必拜承宣惡之  
大升族兄將軍孫碩素與光陟有仇誘大升并殺之  
遂分捕四家之黨將軍金光英指諭石和襲連中郎  
將宋得秀竒世貞等殺之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弒君  
者尚在焉用賀爲李義旼聞之大懼武官或宣言曰  
鄭侍中首倡大義沮抑文士雪吾曹積年之憤以張



我武功莫大焉今大升一朝而尸四公孰討之邪大  
升懼招致死士數百人留養門下以備之號都房爲  
長枕大被令輪日直宿或自共被以結恩信未幾辭  
職家居然國有大事必就關決大升自去鄭宋以來  
心不自保常令數人潛伺里巷偶聞飛語輒拘囚鞫  
問屢起大獄用刑濇峻時京城寇盜多起自稱都房  
有司逮捕囚之大升輒釋之由是公行奪掠無復畏  
忌大升門客殺一良家子於路有司捕欲治大升力  
救得免升光立等恃其功偃蹇自肆陰養惡少昵侍  
東宮寢卧後壁歌吹徹夜苟若無人大升忌之召升

于其第斬之道見光立殺之以兵自衛奏云升等縱  
恣非唯欲殺臣且圖不軌事迫不暇奏聞已誅之王  
命近臣慰諭宰相以下皆就第或致書而賀大升稍  
自安罷其兵衛十一年前隊正韓信忠蔡仁靖朴敦  
純等謀作亂令史同正大公器知之以告大升白玉  
捕鞫之辭連石和及別將朴華注簿李敦實乃流信  
忠仁靖敦純等于島貶和南海縣令華河山島尙當  
使流敦實于廣州王內忌大升外示優寵日賜珍羞  
服玩奏請無不曲從故人多趨附然非有學識勇略  
者大升輒拒之武官皆畏其威不敢縱肆十三年大



升忽夢仲夫握劍叱咤因得疾卒年三十及葬道路  
莫不哀哭初大升之討仲夫也牽龍金子格有力焉  
大升愛之俾領都房大升卒都房斂錢以葬將散復  
聚飲子格誣告曰大升都房往往復會者將爲亂也  
王素忌大升命重房使大將軍鄭存實吳淑等治之  
名在都房者悉加搜捕其或逃匿縛其父母妻子及  
族黨困苦之匿者自出或自刃死凡得六十餘人復  
諭存實等嚴加拷掠窮索其黨又令內官伺用刑苛  
緩於是捶楚甚酷並流遠島多死于路存者不過四  
五人光陟父挺嘗爲郎將西都之叛仁宗命挺賫詔

密諭諸城挺藏詔衣中徒步間行被邏卒擒繫獄有  
一醜女食之挺德之約爲夫婦遂生光陟後挺累官  
至尚書以老致仕妻無子乃召光陟爲嗣光陟補牽  
龍隊正喜與儒士遊不好武毅宗末爲別將牽龍行  
首與李義方有素拜千牛衛將軍改金吾衛將軍吏  
部侍郎明宗欲授三品職光陟曰臣年少拜四品又  
兼吏部於臣足矣遂辭出爲楊忠州道察訪使時孫  
碩父爲水州使性貪鄙侵漁無厭百姓苦之碩懼就  
光陟求哀光陟不聽竟劾罷之碩由是與光陟隙誘  
大升殺之



論曰漢唐之季宦官執權肆凶有若呂強之直諫楊復光之討賊張承業之盡忠則君子取之高麗武臣之禍比諸漢唐宦官可謂甚矣若于學儒力拒李高始謀洪仲方不奪東班權務陳俊多活文官時稱陰德慶大升奮謀討賊捍衛王室論者取其志而多其功揚子雲曰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信矣大升不能相機乘勢並誅義旼卒之假手忠獻貽禍益烈惜哉

崔世輔 朴純弼 李英措 李俊昌

崔世輔系本微寒不解書毅宗時以禁軍充隊正丁

亥流矢之變以世輔在側疑之流南海後武人得志召復舊職明宗初累拜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上將軍有人訴重房曰修國史文克謙直書毅宗被弒事弒君天下之大惡宜令武臣兼之使不得直書克謙聞之懼密奏王王重遠武臣意然惡其非舊制乃授世輔同修國史世輔擅改削事實由是毅宗實錄多脫略克謙嘗於曬史堂戲世輔曰儒官之為上將軍自我始武官之同修國史自公始相與一噓時崔連金富亦以將軍並為禮部侍郎武人兼儒官自三人倡十九年世輔代克



謙判吏部事性貪污視賄多寡爲陞黜財累鉅萬尋  
加持進守太師二十三年卒子斐美容儀爲東宮指  
諭太子嬖婢從宮垣內擲橘挑之斐遂私之事世王  
欲置諸法賴李義旼營救獲免太子逐婢婢爲尼斐  
猶通焉崔忠獻數其罪流南裔初世輔構第遍一坊  
四面各置第宅爲子孫計世輔死門戶尋盡

朴純弼門地賤微姿表甚美毅宗時以中禁軍入衛  
頗勤恪始補勇爵明宗立遷左中禁指諭時武人秉  
政文臣殲盡簿書雲委純弼獨操筆終始無怠以功  
授大將軍號軍府自是不淹旬日踐歷華要至兵部

尚書純弼直東宮之傍大營私第太子白王曰術人  
以朴尚書第於東宮爲月建方不宜營造臣力不能  
禁請上禁之王曰雖我於朴尚書何汝但修省以消  
灾爾聞者莫不憤嘆後拜樞密院使曹元正之作亂  
也純弼當直逆知之移病以免進中書侍郎平章事  
二十一年以參知政事卒

李英摺初名寵夫高令郡人家世微販漁爲生充羅  
卒性殘忍喜禍鄭仲夫之亂附李義方李高恣其兇  
暴世之言殘虐者必曰寵夫慶大升用事誅戮凶黨  
殆盡英摺畏懼及大升卒復橫肆驟遷刑部尚書漁



奪無厭以致鉅富屋宇壯麗嘗求使于金沿路需索  
郡縣賂遺萬計穢聞四達金人見之曰汝向爲義州  
戍卒州人皆呼爲獸汝國無人俾汝拜高官銜使命  
邪所至皆慢罵不禮及還語其子曰汝輩免使異國  
幸矣轉兵部尚書疾篤在告會有武選力疾而出尋  
卒

李俊昌明宗時爲刑部侍郎有男子夜投匿名書于  
壽昌宮門巡檢官捕得之乃譖俊昌兄弟也王性柔  
弱事皆決於諸將但領之而已諸將信其書乃欲誅  
俊昌王聞之召大將軍鄭邦佑責曰自癸巳以來無

辜多見害予不能救外實在于今俊昌等若謀不軌  
彼必顯告豈夜投書乎曲在男子諸將拷問男子果  
服其誣流遠島蓋怨俊昌嘗奪其田也後拜太僕卿  
俊昌母睿宗宮人出也宮人本賤隸舊例宮人子孫  
限七品惟登科者至五品俊昌至是拜三品臺諫無  
敢言者官至樞密院事卒

論曰崔世輔朴純弼李英摺當附姦臣傳舊史在此  
今姑錄之

丁彥真 鄭邦佑 鄭克温

丁彥真神宗五年爲大將軍時慶州人謀反密遣郎



將裴元祐往將軍石成柱配所古阜郡說曰高麗王業幾盡新羅必復興以公為主沙平渡爲界何如成柱佯喜留元祐于家潛告郡捕送按察使以聞誅之慶尚道按察使池資潑奏慶州賊請降不必發兵崔忠獻怒以大將軍金陟侯爲招討處置兵馬中道使刑部侍郎田元均副之大將軍崔匡義爲左道使兵部侍郎李願副之攝大將軍康純義爲右道使知閤門事李維城副之趣發兵往討賊聞之募集雲門山及蔚珍草田賊分爲三軍自稱正國兵馬誘脅州郡陟侯師老不戰使賊勢日盛明年徵陟侯以私騎還

遣彥真代之臺省劾罷陟侯賊入基陽縣匡義帥兵急擊殺獲甚多忠獻遣中使賚詔賜藥以獎之彥真既至因祈恩詣城隍祠密以謀授覘一日賊徒都領利備父子至祠潛禱覘曰都領舉兵將復新羅吾屬喜之久矣今幸得見請獻一盃邀至其家飲之醉遂執送彥真賊掠杞溪縣維城進兵擊之賊魁李佐乘高望見將遁將軍房秀精率二子先登奮擊士卒乘之斬一千餘級虜二百五十餘人彥真又遣隊正咸延壽康淑清往雲門山誘李佐使安業不聽賊副屢自延壽延壽知其意出持劍入擊李佐奮起



淑清擊斬之傳首于京賊麾下欲刺延壽賊副呵禁  
之得免匡義執太白山賊魁阿之械送于京瘦死獄  
中匡義又奏興州浮石符仁等寺及松生縣雙巖寺  
僧徒謀亂命兵馬使鞫之配島又明年忠獻以匡義  
願純義維城等平東京功最多奏令先還並加爵秩  
僚佐以下賞賚有差彥真元均等還忠獻奏曰賊未  
盡除宜畱中軍判官朴仁碩為按察使率京兵二百  
鎮之仁碩擒餘賊金順等二十餘人遣皇甫經以聞  
王命經屬內侍加八品職高宗二年彥真以知門下  
省事卒

鄭邦佑起自電吏明宗朝累遷大將軍知御史臺事  
以賤系拜臺官人皆笑之出為西北面兵馬使重房  
奏昔陳淑嘗為其道兵馬使邦佑以電吏從行北蕃  
吏民尚有記其面者今若出鎮人心不服必謂國無  
人也請勿遣王從之後復為兵馬使臺諫無言者邦  
佑公廉奉法威惠並施一方畏服

鄭克溫全州尚質縣人父元寧大將軍克溫初調良  
醞令同正召入內侍以征西功授金吾衛散員累轉  
將軍得士卒心時國家討南賊克溫領所部馳赴益  
嚴訓練遇賊輒敗之俘獲居多入為大將軍歷御史



大夫知門下省事進參知政事高宗二年卒輟朝三日謚翼烈性溫謹不露圭角凡所莅威惠得宜當時無赫赫名及去皆見思配享康宗廟庭

論曰丁彥真有討賊之功而行已史無貶辭鄭邦佑起自電吏公廉奉法鄭克溫所莅威惠得宜皆是錄焉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二十五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二十六

名臣五

閔令謨 混 崔汝諧 崔遇清

閔令謨黃驪縣人父懿戶部員外郎令謨少好學仁宗朝登第累遷吏部員外郎明宗在潛邸夢一宰相出自廣化門騎從甚盛有人曰此公之宰相也及即位令謨以刑部侍郎掌南省試至放榜王見之與所夢者肖始有大用之志不次遷擢授樞密院副使後判兵部事御史臺劾兵部銓注失當令謨上章自列中書門下及重房及劾御史臺合司乞罪王敦諭皆



令出視事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師令謨性怯訥少虧操履及典政柄請謁公行銓注猥濫十三年乞退二十四年卒年八十謚文景初令謨赴舉所作賦失律同知貢舉李之氏欲不取知貢舉崔濡曰是篇落落有不凡之氣宜署榜尾他日濡謂令謨曰爾賦雖不中律然其辭有遠大之氣爾宜勉之後令謨掌銓注擢用濡孫祇元祇禮令謨妻裴氏娣為柳益謙妻令謨微時益謙已居顯秩有相者相裴氏兄弟曰兄當享富貴弟則薄命娣以其夫通顯不以為然後益謙死於鄭仲

夫之亂令謨果登第位冢宰益謙妻寒窘常資兄以生子湜公珪

湜登第籍內侍神宗初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張允文曰門下錄事堂後官私辦直宿供億競事豐侈從人假貸及補外科斂以償宿債故吏皆貪汚鮮廉謹若除直宿官供億則可責吏清節宰相郎舍皆以為可獨湜與諫議李桂長執不可議遂寢四年卒性豁達有大度雖貴顯視故舊一如平日人以是多之小君洪機等招權納賂朝士爭附獨湜不往其弟曰兄盍往湜曰亦吾志也一日弟請與俱往酒酣忽曰



虹沙彌敗國家弟愕然流汗蓋以虹一端接地一端屬天喻小君王子而母賤也湜之放曠多類此公珪官至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兵部事

崔汝諧慶州人性寬厚才學淺短登第補蔚州通判不閑吏事無所可否但署紙而已初明宗為翼陽公汝諧為其府典籤一日夢太祖授笏於明宗後倅羅州求名果海脯厚餽於明宗浚感之及即位汝諧賫表至京隨例赴朝王不之知也陛辭日獨詣禁門因宦官以奏王始驚曰崔典籤來矣朕不省也引見甚慰藉之令留待命乃拜左正言知制誥不數年歷侍

御史竇文閣待制年已七十矣奏曰吏部減籍臣年今實滿七十例當致仕王曰吏部錯書天使然也勿復有言驟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掌監試士林竊笑拜樞密院使左散騎常侍謝表云西垣備職寔知此日之恩榮北闕朝天始信當年之夢感仍乞骸骨時年七十七特授政堂文學仍令致仕十六年卒年八十六輟朝三日謚文貞

崔遇清忠州吏仁宗朝登第調進禮縣尉明宗在潛邸遇清為府典籤及即位以舊僚寵任累歷臺諫趙位寵起兵遇清以兵馬副使從軍禦之及還擢國子



祭酒左諫議大夫尋出爲西北面兵馬使時靜州都  
領純夫郎將金崇等謀逆朝廷姑息不卽討遇清誘  
州人斬純夫等王下詔褒之超授判衛尉事進樞密  
院使翰林學士承旨尋乞骸骨加守司空左僕射致  
仕十四年卒遇清歷任中外有聲績然性癡闇年至  
七十二乃乞退時人譏之子沅謙

論曰商高宗夢得傳說至誠格天自然感通豈夢也  
哉梁武夢得侯景恭愍夢得辛毗則惡業所招禍殃  
垂至爾明宗夢得閔令謨而相之崔汝諧亦以一夢  
而顯然兩人者特皆凡流耳竟無一事裨益於時者

夫夢感之事茫昧不足憑也於斯驗矣崔遇清亦以  
潛邸舊恩歷任中外以貪戀見譏尤無取焉

宋訄 金光中華 安劉勃 柳光植

宋訄見州人少聰悟毅宗時登第累遷閣門祇候鄭  
仲夫之亂以不忤人免害明宗八年爲御史中丞仲  
夫家奴犯禁訄捕治之仲夫怒遂罷尋授右諫議大  
夫西北兵馬使舊制以義州爲兩國關門必擇文臣  
調之其分道官亦以常參有名望者遣之自庚寅以  
來分道官皆用武臣戍邊將軍皆帶兵馬之任爲分  
道義州以文牒交通兼置文武二人由是州人困於



供費及訖至州人訴曰今文武分道並任一城供費  
不給請以便宜分管數城訖然之具奏請以文官爲  
義州分道隸靈州威遠鎮武官爲靜州分道隸麟州  
龍州制從之諸將軍聞之相謂曰此欲因以奪武臣  
權也大怒請斬訖王諭解之貶訖巨濟縣令識者曰  
晉政多門曾分三家以至敗滅春秋譏之今重房制  
事將軍房沮之將軍出議郎將房沮之互相矛盾况  
刑殺人主之柄而臣下擅之自訖貶救民革弊之言  
無聞矣復拜諫議大夫術士言太白犯上將武官厄  
於是武官欲移灾文官將軍李時用等三十餘人詣

闕構訖及右司諫崔基厚直史館王許召等六人罪  
請流王不得已竟從其請並流遠島時用等猶慮未  
足以厭勝追論中郎將金子格嘗助慶大升踰入宮  
牆之罪亦流于島時御史大夫文章弼屢以太白犯  
上將執法詐上表辭既而太白退舍既遠而訖又當  
其灾故章弼復就職然尚懷疑每出立喝道馬後不  
欲當執法位其誣天如此久之王念訖無罪召還將  
復用朝論未諧不果十七年以判禮賓省事致仕居  
數歲疽發背卒年六十七

金光中登第毅宗時稍選給事中爲西北面兵馬副



使有島在麟靜二州之境二州民嘗往來耕漁金人乘間樵牧因多居焉光中欲復地邀功擅發兵擊之火其廬舍仍置防戍屯田後金莊奉使如金金主讓之曰近稍有邊警爾主使然邪若邊吏自爲則固宜懲之莊還奏王命歸其島撤防戍光中累官至諫議大夫秘書監嘗愛驅使朴光升與衣食畜之請於人補隊校鄭仲夫之亂光升引光中匿人家密告害之後光中子蕪爲順安縣令會裴純碩徵兵蕪鍊軍以應聞光升爲祭告使來先遣人捕光升父子于蔚州又執光升俱至順安令父子相見殺其父謂光升曰哀

汝父乎光升曰然蕪曰愛父一也柰何背恩殺吾父乎光升無以對遂斷其臂置軍中巡歷數縣然後殺之

安劉勅明宗時累遷侍御史藏經道場參知政事宋有仁行香祇候崔永濡以贊引後至臺監御史欲劾之永濡請劉勅曰吾已乞參政得解願勿奏劉勅曰我未識參政意事須聞奏第君白王寢之耳永濡託冲曦以聞王曰此小過可赦柰參政怒何宜告諸參政劉勅後拜吏部郎中吏部點入仕者姓名以奏號曰點奏於是入仕者必賂白金數斤爲贄自判事至



令史習以爲常競占下點曰某某皆自我出也唯劉勃毅然不點曰我無所知世服其清官至國子司業卒

柳光植全州人風儀瓌偉清儉節欲蔭補良醞署令同正出倅靈巖政尚清嚴吏畏民懷累遷參知政事揚歷中外皆有聲績高宗八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逍遙自適世稱壽富雙全卒輟朝三日謚戴肅子蕤韶韶性剛亢少許可不事產業官至平章事子能爲寶文閣待制諂事崔竝弄權斂怨及金俊誅竝能亦被誅韶憂憤成疾卒謚莊定人譏

之曰生不教死無益

論曰宋訄分道之請有何奪權之漸而將軍房至於請斬竟照流之蓋以訄嘗在御史臺時捕治仲夫家奴獨持風裁故爲武臣疑忌耳變故以來文臣能屹然樹立不爲威武屈者訄爲首稱焉金光中擅發兵掠金樵牧雖有拓境之志計則疎矣安劉勃不點奏案柳光植政尚清嚴斯足尚焉

王珪 車若松 竒洪壽 金義元 允成 文漢卿

權世喉 白敦明 盧仁綏

王珪字叔玠初名承老侍中剛烈公冲之子太祖從



弟寧海公萬歲七世孫也年七歲爲東宮學友性溫厚有器局初授軍器注簿同正門下省以幼駁之毅宗曰其父有佐命之功豈可拘常例累轉兵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鄭仲夫之亂珪乞告覲母故免珪娶平章事李之茂女之茂子世延以金甫當妹壻死於其亂李義方欲並害珪拘其妻索之匿仲夫家獲免時仲夫女孀居見珪悅而通焉珪遂棄舊室義方死珪復職奉使如金靜州中郎將金純富嘗欲殺郎將用純用純逃至京及珪還至靜州純富等以珪爲權臣壻欲劫雷爲質請誅用純因謂珪曰公衣冠之族

今背舊室託婚權門以圖苟活名義已虧將何顏與士大夫共立於朝乎珪縮忍無以對賴義州分道王度諭解之乃脫歸神宗朝拜御史大夫進參知政事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年六十四遂上章乞退杜門懸車優游自適世稱耆英以珪爲首高宗十五年卒年八十七輟朝三日謚莊敬

車若松父舉首直史館若松與其兄若椿俱幼舉首曰若椿以文藝顯若松則以武才進若椿果登第仕至兵部侍郎若松出身禁衛明宗時由郎將拜將軍重房奏自庚寅以來武官皆兼文官而內侍茶房獨



不得兼請許兼屬王以若松等四十三人皆兼內侍  
茶房武官兼屬自若松輩始神宗初拜樞密院副使  
進守司空參知政事若松與奇洪壽同入中書省上  
訖若松問於洪壽曰孔雀好在答曰鯁咽而死因問  
養牧丹之術若松具道之聞者曰宰相之職在論道  
經邦但論花鳥何以儀表百僚若松後拜開府儀同  
三司守太尉中書平章事卒若松畜妓生二子長入  
國學補服膺齋生次入流品崔忠獻陰嗾御史臺奏  
屬伶官限七品又削學籍洪壽字太古幸州人少善  
書工文及壯從武班歷事明神熙三朝官至門下侍

郎以吏部掌銓選讓于忠獻引年乞退琴書自娛卒  
年六十二輟朝三日謚景懿

金義元高宗時人起卒伍驍勇少家貧爲無賴行一  
日有一人持錢財衣物過者卽奪掠而走又有鄰婦  
笥戴銀瓶段帛而去義元從後取之婦不知後義元  
貴呼其婦給銀帛婦驚恠不受義元不言其故強與  
之官至門下平章事卒元宗時有乞成者居甲弗里  
鄰有校尉夜穴壁偷穀一石穴小未能出乞成自內  
推出之校尉乃走乞成追及之曰汝迫飢餓以至此  
亦何傷家人無知者可取去校尉遂負而歸乞成終



不言後校尉受俸具酒食來致謝

文漢卿漢州人祖儒寶右僕射漢卿性貪而怯初補隊正累遷大將軍高宗二年出為西北面兵馬使論軍卒爵賞多受賂金又徵求州郡無厭因失人心明年金山王子兵入寇漢卿與戰擒八人賊屯藥山南石牛新豐玉兒之野漢卿會諸城兵戰于渭州城外斬五百七十餘級我軍死者三十餘人改中軍兵馬使賊闌入東界漢卿擁兵宜州逗遛不戰聚百工營中造私物利盡錐刀及賊來圍棄城潛逃我軍大敗以罪流海島後召還拜上將軍歷兵工二部尚書進

樞密院副使右僕射十三年卒有權世侯者為西海道掠山城防護別監御蒙古兵城四面壁立唯一逕僅通人馬世侯恃險縱酒不為備且有慢語蒙古設砲攻城門碎之矢下如雨又梯石壁而上以火箭射草舍延藝城中人家甲卒四入城遂陷世侯自縊死城中死者無慮四千七百餘人屠男口十歲以上擒其婦女小兒分與士卒又有白敦明者為東州山城防護別監驅民入保禁出入州吏告曰未末獲迨敵兵未至請迭出刈之敦明不聽遂斬之人心憤怒皆欲殺之及蒙古兵至城下敦明出精銳六百拒戰士



卒不戰而走金華監務知城將陷率縣吏而遁蒙古  
兵遂攻門突入殺敦明及其州副使判官金城縣令  
等虜婦女童男而去

盧仁綏高宗三年爲朔州分道將軍金山王子兵數  
萬來侵仁綏唯事奉佛在山寺邏卒報賊已闌入我  
境仁綏曰契丹亦人耳可忍殺邪留寺三日賊橫行  
州境無敢誰何仁綏棄城逃身中數矢僅免還京崔  
忠獻怒奪其職仁綏有老母卽棄之被縋投邊山僧  
舍居數年崔怡寄書曰若來當復舊職仁綏大喜卽  
還京遂復職俄遷大將軍因得幸於怡好論人長短

爲禍福人皆側目左僕射崔允匡素以蹇直稱一日  
謁怡仁綏在側允匡呼而數之曰汝何時拜大將帶  
紅鞵邪汝鎮朔州契丹兵入寇棄城逃奔不忠也棄  
老母遊方外不孝也不忠不孝天地所不容汝有何  
功位至三品邪正已而後正人何不自揣妄談人得  
失邪若爾者宜竄遐裔以戒後來仁綏俯伏汗流洽  
背聞者快之後與周演之謀殺怡事洩怡執之投水  
中

論曰王珪以門蔭進車若松奇洪壽以武階顯金義  
元以卒伍奮皆市井無賴位躋台座所謂金椀玉盃



而盛狗屎也文漢卿盧仁綏持兵於外或以貪穢喪失人心或以奉佛不殺敵卒之棄城逃竄權世侯縱酒縊於掠山白敦明濫殺敗於東州可爲世戒當時將相非權兇之腹心爪牙不得爲也致此曷足怪焉

琴儀 李淳牧 金敬 宋國瞻

琴儀字節之奉化縣人後賜籍金浦三韓功臣容式之後體貌奇爽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屢舉不第出監清道務剛直不撓民目爲鐵太守明宗十四年中魁科籍內侍崔忠獻當國求文士有李宗揆者薦儀因論事忠獻歷駁華要神宗朝拜尚書右丞右諫

議大夫贊善大夫儀嘗帶二學士又兼三大夫世以爲榮忤執政左遷將作監復拜左諫議大夫熙宗四年以右副承宣掌試取皇甫瓘等瓘等謁忠獻忠獻贈其隨從銀瓶各一事及謁王親賜酒果仍觀各坊廂歌吹一榻七人皆屬內侍儀爲忠獻客故待以厚禮如此尋遷知吏部事儀久典機要奏對稱旨王倚以爲重儀頗恃勢驕恣瓘詣儀諷休官儀以告忠獻流之康宗卽位金遣使冊命金使欲入儀鳳正門朝議不肯往復相詰王命儀往諭儀問曰天子之巡狩方岳者自古有之若大國枉蹕小國當入自何門金



使曰天子出入舍中門而何儀曰然則人臣入君之正門可乎金使大服乃入自西門王嘉之進翰林學士承旨高宗二年拜政堂文學修國史五年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嘗於八關會臺吏以事辱隊正軍將大噪亂擲瓦礫于御史臺幕飛石過宰相幕儀大怒下庭立厲聲罵曰若等在君臣大會敢爾邪苟欲爲亂先殺老夫軍將稍沮亂得不作加平章事判吏部事七年引年乞退加壁上功臣仍令致仕以琴碁自娛卒年七十八王聞訃悼甚命有司庀喪葬諡英烈儀與人面折無所諱人多憚之屢典貢舉所選多名

士翰林曲有稱琴學士者是也

李淳牧陝州吏少志學善屬文嘗隨父至京每於文會應韻走筆名動一時時有李需者才識敏悟亦能屬文與淳牧齊名淳牧登第調錦城管記遷直翰林院以陰陽伎術往來周演之家及演之死左遷金溝縣令崔怡愛其才未幾召還驟加寶文閣待制進祕書省事性巧詐多疑所莅政不廉平但以文墨技藝不離省闈常典制誥崔沆少時師事之及執政待以殊禮擢尚書左僕射未拜而卒

金敬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後性溫和無忤於人熙



宗朝登第直史館累遷尚書右丞崔怡召置政房掌  
銓選時應吏兵部選者無慮數萬故一見無不記其  
姓名有陳訴輒應無少謬人服其強記然銓注一聽  
於怡不可否其間或問其故答曰天假手我晉陽公  
吾何間焉其諂佞如此高宗朝拜門下平章事敞附  
權門久典政柄然猶以資格進至是始拜相四十三  
年以守大師門下侍郎判吏部事卒無子臨歿屬其  
姪方慶辭國葬謚文簡

宋國瞻鎮州人性剛直疾惡如讎善屬文登第直史  
館高宗朝拜監察御史蒙古元帥撒禮塔大舉入境

王遣淮安公健講和國瞻從行及至與撒禮塔言辭  
色嚴正撒禮塔嘉嘆歷正言判秘書省事與金敞同  
事崔怡入政房耿介不阿怡頗憚之朴暄擅權國瞻  
恥與同列託以足疾辭政房怡自此疎之然外有大  
事必遣國瞻治之由刑部尚書出為慶尚道巡問使  
寄書於怡論沆事怡然之復用沆譖貶國瞻東京副  
留守及怡死沆襲權國瞻畏禍屏居沆亦懷宿憾顧  
嫌物議召為右散騎常侍未幾出知西北面兵馬事  
久不召憤懣卒

論曰琴儀李淳牧金敞宋國瞻四人者其局度才譖



足以自奮顧託附賊臣取媚固位夫躁進之士怵於一時之勢利不知得罪於萬世之士論也史稱儀剛直不撓國瞻性剛嫉惡如讎噫錯認申棖之愆以爲剛者俗見固爾邪較諸淳牧之巧詐不廉平金敬之銓注一聽於怡可謂差勝者邪

李公老 崔滋 蔡松年

李公老字去華丹山縣人文章富贍尤工四六明宗朝登第調安邊判官出私財代民賦以最徵爲司議署丞遷直翰林院崔忠獻以公老連戚里擯不用者幾十年其父尚材憫之賂忠獻拜監門衛長史高宗

初以禮部郎中爲趙冲兵馬判官獻擒賊之策多有中者韓恂之反公老爲宣撫使有功拜秘書少監出爲慶尚道按察使令行禁止部內大理王嘉之授刑部侍郎仍按其道入拜殿中監典選崇威府剖決如流視事五日民多稱服進樞密院承宣國子大司成王倚爲腹心將大用之十一年卒家無甌石無子崔滋字樹德初名宗裕又名安文憲公冲之後天資淳訥不以表表矯爲能少力學能屬文康宗朝登第補尚州司錄以政最聞入補國學學諭崔怡品題朝士以文吏俱優者爲第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



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爲下皆手疏屏風每當  
銓注輒考閱之滋名在下故十年不調滋嘗作虞美  
人草歌水精盃詩李奎報見而奇之後怡謂奎報曰  
誰可繼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論崔安者及第金堦其  
次也時李需李百順河千早李咸任景肅皆有文名  
怡欲試其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凡十選滋五魁  
五副怡又欲試吏才授給田都監錄事亦敏而勤高  
宗時累遷正言出牧尚州剖決如神吏民愛畏按察  
使薦之秩未滿召拜殿中少監寶文閣待制連按忠  
清金羅有聲績累官國子大司成知御史臺事轉尚

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進拜中書平章事加守太  
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蒙古兵  
大至今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衆論紛紜滋與樞  
密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守出降便一  
日滋邀金俊諸子宴其第時人譏之上章乞退自號  
東山叟元宗元年卒年七十三諡文清家集十卷續  
破閒集三卷行於世子有侯密直副使文翰學士有  
拯東京畱守判官有滄自有傳

蔡松年東州平康縣人以御殿行首拜郎將久不改  
銜崔忠獻問其故不答菊有人曰其父今未拜參若



改銜出朝路恐乃父望見不知其子而下馬避走耳  
忠獻義之尋拜父參職松年由是為忠獻所重累歷  
樞密承宣御史大夫參知政事高宗三十八年以中  
書侍郎平章事卒姿端秀性和平能終始富貴諡景  
平子植容儀峻爽志操謇諤以陰進累遷樞密副使  
御史大夫元宗如蒙古植扈從多所裨益進參知政  
事又從世子如蒙古以年老請先還三別抄之難植  
畱守江都聞亂即馳出賊追不及謁王于西京王慰  
諭之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配享元宗廟庭  
論曰李公老崔滋文學政事亦一時之翹楚也顧未

免染指權門以圖進取如柳宗元劉禹錫附麗任文  
終以得罪於名教雖有片長惡足稱哉然而公老復  
官由於其父滋之遷拔緣於奎報未嘗躁競諂媚從  
卑為惡如敞淳牧國瞻輩之為也蔡松年嫌父職之  
卑不肯求進適契忠獻之意致位通顯惡可槩以權  
臣鷹犬也哉

李仁老 吳世才 趙通 林椿

李仁老字省叟初名得玉平章事頗之曾孫自幼聰  
悟能屬文善草隸鄭仲夫之亂祝髮以避亂定歸俗  
明宗十年擢魁科補桂陽管記遷直史館出入史翰



凡十有四年與當世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結為忘年友以詩酒相娛世比江左七賢神宗朝累遷禮部員外郎高宗初拜祕書監右諫議大夫卒年六十九以詩名於時性褊急忤當世不為大用所著銀臺集二十卷後集四卷雙明齋集三卷破閒集三卷行於世子程穰程皆登第

吳世才字德全高敞縣人祖翰林學士學麟世才少力學手寫六經以讀日誦周易明宗時登第性疎雋少檢不容於世仁老三上書薦之竟未得官僑寓東京窮困而卒與奎報為忘年交奎報私謚曰玄靜先

生

趙通字亦樂玉果縣人軀幹魁梧經史百家無不貫穿明宗聞其名屢召問登第累遷正言轉考功郎中太子文學奉使如金會有徵詰拘雷三年金人愛其才遣還後知西北面畱守事政寬而儉待人以信官至左諫議大夫國子監大司成翰林學士

林椿字耆之西河人以文章鳴世屢舉不第鄭仲夫之亂闔門遭禍椿脫身僅免卒窮夭而死仁老集遺藁為六卷目曰西河先生集行於世

論曰晉世士大夫如嵇康阮籍酣歌自放若不可繩



之以禮法然有託而逃焉不屈於司馬氏其氣節有足尚者明神之際賊臣仲夫義旼忠獻相繼執權遂弑君父濁亂朝政跡其罪惡豈特司馬氏而止哉李仁老趙通兵世才皇甫抗成淳李湛之等乃能託契沈晦以詩酒相娛竊附於七賢之流卒以偃蹇不遇其視李奎報輩喁濡於權姦之門以取富貴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 權守平

權守平安東人跡微不知其族世姿豐美性醇厚質直有古人風嘗為隊正貧居有中郎卜章漢以非罪

見竄守平遞食其田有年及章漢遇赦還守平素不相識會輪租已至守平袖租簿就與之章漢曰當吾竄謫君雖不食吾田豈無他人君今矜我還其田足矣何用租為守平曰子則無罪我固無田田既屬君我寧取租遂投其簿章漢不受閉門而入守平竟以簿繫石擲之而去父老歎曰今爭奪成風不圖獲見若人牽龍職卑而任寵權貴子弟皆願為之守平由隊正得補辭以家貧親舊曰此榮選也率多易妻求富君若改娶富家誰不願投室守平曰貧富天也何忍棄二十年糟糠之妻以求富室邪言者慙服積官



至樞密院副使高宗三十七年卒子躋翰林學士躋  
子坦自有傳

孫抃初名襲卿樹州人登第調天安府判官政最起  
拜供驛署丞高宗朝累遷禮部侍郎尋授慶尚道按  
察副使民有弟與姊相訟者其父將死悉以家財與  
其女而所遺子者緇衣一冠一繩鞋一兩楮紙一卷  
而已文券甚明訟久未決抃問曰父歿時母安在曰  
先亡若等於時年各幾何曰弟方數歲而姊已嫁抃  
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子均也寧厚於有家之女而  
薄於無母鬻斷之兒邪顧兒之所賴者姊也而受財

與姊等恐其愛之或不至養之或不專耳使兒幸而  
長成則衣緇冠玄穿繩鞋書狀於紙以告於官而將  
有能辨之者其獨遺四物意蓋如此弟與姊聞而感  
泣中分其財而與之抃累官樞密院副使三十八年  
以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卒性剛毅長於吏事剖決如  
流所至有聲以妻派聯國庶不得拜臺省政曹妻謂  
抃曰公因我系賤不踐清要何不更娶世族抃笑曰  
棄糟糠之妻以圖富貴吾不忍爲也子世貞亦不得  
赴舉

論曰權守平無他事蹟見於史者其爲人不可考然



察其辭受之際非以皎皎爲潔而出於天性之自然其德足以覃乎後昆者矣孫抃長於吏事所至有政績觀兩人之言其志不汲汲於名利以求驟進則其不附權臣志操可槩也

金之岱 俞升旦 庾碩

金之岱初名仲龍清道人風姿魁梧僮有大志力學能文高宗四年江東之役代其父隸軍隊以行隊卒皆於楯頭畫奇獸之岱獨作詩書之曰國患臣之患親憂子所憂代親如報國忠孝可雙修元帥趙冲點兵見之驚問召入內廂器使之明年冲知貢舉之

岱擢第一名例補金州司錄恤孤寡抑強豪發摘如神吏民敬畏入拜寶文閣校勘後爲金羅道按察使崔怡子僧萬全住珍島一寺其徒橫恣號通知者尤甚有所謁之岱皆抑不行嘗至其寺萬全慢罵不見之岱直入升堂堂上有樂器乃橫笛數弄操琴鼓之音節悲壯萬全欣然出曰適有微瘳不知公至此相與歡飲因託以十餘事之岱卽行之數事曰至行營乃可爲耳宐遣通知相候還營數日通知果至之岱命縛之數其不法投之江萬全卽沉也雖挾前憾以之岱廉謹少過竟莫能害累遷判司宰事時蒙古



兵犯北邊知兵馬使洪熙嗜女色不恤軍務一方離  
心以之岱有才略陞簽書樞密院事代熙出鎮撫以  
恩信西北四十餘城賴以安元宗初拜政堂文學吏  
部尚書未幾上章請老加守太傅中書侍郎平章事  
致仕得疾剃髮坐逝年七十七謚英憲初之岱聞城  
南有叟善星命往見之叟迎入推占因令少女拜庭  
下云此公後必貴活汝者也謹識之後二十年之岱  
按金羅賊黨多繫獄之岱按囚一婦呼曰舊日城南  
叟女也之岱驚釋之厚慰而遣

俞升旦初名元淳仁同縣人沈訥謙遜博聞強記尤

工於古文世稱元淳文經史奧義有問者辨釋無疑  
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尚書朴仁碩仁碩有藻鑑  
待之盡禮人問其故答曰此人如照夜神珠求不可  
得况自致乎康宗為太子時選補僚屬擢第為侍學  
康宗放江華升旦亦被斥不調熙宗朝始授南京司  
錄參軍與畱守崔正華有隙降授滾岳監務不起高  
宗在幼冲亦受學及即位除守宮署承恩眷甚厚遂  
為師傅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進參知政事蒙古  
大舉侵及京畿崔怡會宰相議遷都江華時昇平既  
久京都戶至十萬金壁相望人情安土重遷然畏怡



無敢發一言者升旦獨曰以小事大義也事之以禮  
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困我哉棄城郭捐宗社竄伏  
海島苟延歲月使邊氓丁壯盡於鋒鏑老弱係爲奴  
虜非爲國長計也怡不聽十九年卒謚文安無子  
庾碩平章事弼曾孫高宗初擢魁科籍內侍累遷閤  
門通事舍人歷忠清金羅二道按察東南道都指揮  
副使皆有聲績後爲安東都護副使巡問使宋國瞻  
移牒於碩令修山城又牒判官申著同議著素貪汙  
碩恥與共事所牒事皆委著日與儒士嘯咏而已著  
嫌之訴于崔怡曰修城大事也副使不留意秋兵若

來必敗怡流碩于巖隨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曰天  
乎我公何罪攀挽使不得行押送別抄呵叱路得開  
妻攜子女以行私馬只三匹或有徒行者邑人泣請  
畱一日不得出駒從護送妻辭曰家公流配妻子皆  
罪人也敢乘官馬乎邑人固請竟不許邑人嘆曰非  
夫人豈得配我公復起爲東北面兵馬使先是有  
兵馬使始以江瑤柱餽怡遂爲常例江瑤柱出龍津  
縣捕之甚艱邑民五十餘戶因之失業逃散幾盡碩  
一禁絕流亡盡還時守令爭事侵漁以媚權貴碩移  
牒禁之有忌碩者取牒示怡怡曰碩不餽我足矣何



苦禁道內東北人感碩清德呼爲父母秩滿嘗還請  
借三年召拜禮賓卿爲蒙古使館伴譯者以失禮告  
怡乃配蓮花島崔沆襲權欲收人望召知刑部事有  
上將軍金寶鼎欲奪人奴婢訟之碩立辨其僞寶鼎  
怨之大將軍李輔與一進士爭奴婢誣告進士碩訊  
知其妄不問輔恚曰尚書右同風一小儒不顧重房  
三品官乎碩曰若謂我護一儒士者大將軍可盡護  
一國武士乎輔甚銜之二人交訴于沆貶安北都護  
副使碩季女稍解書獻詩于沆乞雷父沆慰諭之因  
與穀帛碩至安北數月而卒性剛直清白不阿權貴

屢以微過見斥執節不少屈後朴惟氏守安東自謂  
爲政不下於碩嘗獨坐郡齋見一小吏質慎者語曰  
咫尺之地障以藩籬耳目無所施况處一堂欲察四  
境之內不亦難哉今得無姦吏弄法窮民飲恨者乎  
小吏曰自官之來民不見吏弄法之吏飲恨之民未  
之聞也曰民以我何如庾使君小吏曰民稱庾使君  
有間然後語亦及之惟氏慙服碩曾祖母睿宗後宮  
出也睿宗嘗幸西都平州吏女在道左觀之姿甚豔  
睿宗召入生女遂嫁弼以國庶之後不得踐臺諫政

曹



論曰仕亂世見惡人強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此其所以難也若金之岱之遇雀沉何其婉而不迫也以之岱廉謹少過沉終莫之害則不取禍不取辱者之岱有焉斥和士流之正論而隨時低昂宋寧宗時韓侂胄啓釁而善流主和高宗之世雀怡斥和而俞升朝主和君子之心初無適莫惟利國是急爾庾碩清操勁節凜然有古人風忤權姦屢瀕困阨而不悔豈卓然有立于中不爲威武所屈故能爾邪

柳澤 皇甫瓘 李維城 崔允愷

柳澤參知政事公權之子也力學登第是時崔忠獻

當國擅生殺人有語逼者不問曲直輒戮之以威衆李奎報金坑等皆詣忠獻第賦詠贊頌以媚忠獻澤挺立不肯附高宗嘗設藏經會澤製疏曰雖自篤克勤之念因敢怠荒不幸遭多難之時未能制御諫議大夫朴玄圭曰所謂未能制者非指晉康公邪使人告之忠獻呼澤詰問澤大笑自若忠獻不敢害人謂玄圭與澤有憾以此激之澤官至右僕射翰林學士子璿自有傳

皇甫瓘者琴儀之門生也儀有文章負當世重名諂附忠獻歷敷華安拜忠獻車下瓘鄙之嘗詣儀直廬



作詩諷休官儀怒告忠獻流瓘于島遂不振聞者薄儀而多瓘之直

李維城大將軍幹之子也婦翁鄭國儉家在水精峯下路險僻國儉見一婦人盛飾著袈裟由峯路下惡少數人劫而姦焉維城率家僮捕獲鞫之皆權勢武官子弟也法官懼不欲治刑部員外郎趙聞識獨抗議杖殺聞者快之維城遇事剛果交友以信按全羅守漢山皆有聲績累拜左常侍王濬明之弟正言景儀維城友也濬明之被禍也景儀坐配流親舊畏忠獻莫有送者維城餞其行贖白金三十兩遺押吏得

寬陵逼景儀感泣時人多之高宗初為西京副留守以絃歌自娛卒

崔允愷禮部侍郎均之孫文定公甫淳子也均當位寵之亂杖節以死甫淳相高宗為名臣允愷登第累轉尚書右丞是時崔氏柄國已四世矣舉朝靡然趨附允愷獨不至其門金仁俊之誅竝也擢允愷右副承宣掌吏兵部選官至樞密院使御史大夫卒

論曰麗朝權臣之禍始於李資謙朝臣不附者尚多也及武臣作亂士流芟刈殆盡玉石俱焚尚何言哉崔氏敢於殺戮柄國累世當時朝士各流競為腹心



瓜牙特立不附如金方慶趙冲金之岱者不多見也  
若夫柳澤製疏託諷皇甫瓘作詩諷儀李維城贖金  
舊交崔允儀不至權門凜然有古義士之風語云疾  
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豈不信哉然皆附見他傳事  
蹟曖昧故今表以出之尚論之士庶有取焉爾

李藏用 崔璘

李藏用字顯甫初名仁祺中書令子淵六世孫父儼  
清儉寡欲通經史善斷事官至樞密院使藏用高宗  
朝登第調西京司錄入補校書郎兼直史館累遷國  
子大司成樞密院承旨陞副使拜政堂文學元宗元

年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守太傅判兵部  
事太子太傅五年蒙古徵王入朝王命宰相會議皆  
持疑未決藏用獨曰王覲則可金俊曰既就徵萬一  
不幸乃何曰我以為必無事也脫有不幸甘受孥戮  
議乃定因從王入朝時永寧公綽在蒙古言高麗有  
三十八領領各千人通為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取  
來為朝廷用史丞相召藏用至中書省門之藏用曰  
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人其實  
不然亦猶上國萬戶牌子頭數目未必足也請與綽  
東歸點閱綽言是斬我我言是斬綽綽在傍不敢復



言又問高麗州郡戶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爲國相何爲不知藏用指牕櫺曰丞相以爲凡幾箇丞相曰不知藏用曰州郡戶口之數則有司存宰相焉能盡知丞相默然翰林學士王鶚邀燕其第歌人唱吳彥高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藏用微吟其詞中音節鶚執手嘆賞曰君不通華言而解此曲必深於音律者也益敬重帝聞藏用陳奏謂之阿蠻滅兒里干李宰相見者亦謂海東賢人至有寫真以禮者王還以功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源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加太子太師八年蒙古遣

兵部侍中黑的等令招諭日本藏用以書遺黑的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易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分義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旣入答以不恪之辭欲捨之則示不武於四夷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非必欲致之偶因人言試之耳然



取捨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且彼豈不  
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旣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肯者  
恃其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爲至則獎其內附  
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  
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  
在遐陬犬馬之誠思效萬一耳蓋藏用度日本竟不  
至將累我國故密諭黑的欲令轉聞寢其事王怒其  
不先告卽配靈輿島館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  
流彩雲島阜方對黑的坐武士突入曳出黑的怒詰  
知之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幸而聽乎天

下之福也雖不聽於汝國則忠矣固止之由是皆獲  
免九年拜門下侍中藏用嘗言於朝欲使宗社無虞  
中外晏然莫如還都舊京金俊及其黨皆不欲之藏  
用曰縱不能大歸且令作宮室夏居松京冬返江都  
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於是置古京出排都監蒙古  
遣使徵兵勅令藏用來奏軍額及藏用謁帝帝曰朕  
命爾國出師助戰爾國不曾將軍數分明奏聞王綽  
奏高麗有四萬軍又有雜色一萬故朕昨日勅爾等  
云王所不可以無兵其畱一萬以衛王國將四萬來  
助爾奏云東國無五萬軍綽之言非實也請遣使與



告者偕往點其軍額若實有四萬陪臣受罪否則坐  
告者因呼淳令與對辨又勅曰爾還爾國亟奏軍額  
不爾將討之爾等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  
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安敢不救  
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出師助戰亦其分也爾歸語王  
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者藏用對曰敢不  
惟命第督之則恐不及事帝曰三王五帝以來歷代  
之事爾等所知不必更說朕取近言之昔成吉思皇  
帝時河西王納女請和曰皇帝若征女真我爲右手  
若征回回我爲左手後成吉思皇帝將討回回命助

征河西竟不應帝討而滅之爾亦聞乎藏用對曰東  
國昔有四萬軍三十年間死於兵疫殆盡雖有百戶  
千戶但虛名耳帝曰死者尚有獨無生者乎爾國亦  
有婦女豈無生者爾老諳事說何妄邪對曰小邦蒙  
荷聖恩自罷兵以來有生長者然皆稚弱不堪從軍  
帝又曰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至日本則朝發  
夕至此爾國與蠻人之言也汝國何不主是事淳至  
欲言軍事藏用曰至尊前不當爭辨遣人可驗帝謂  
淳曰言已畢矣十年林衍謀廢立宰樞莫敢言藏用  
度不能止且恐有不測乃以遜位爲言衍遂廢王立



安慶公涓時世子在蒙古回至鴨綠江聞難還入朝  
衍懼以藏用充節度使如蒙古欲令說世子而返之  
至則具陳衍廢立未幾王復位入朝明年藏用謁王  
于道王至東京行省問廢立之故王以有疾遜位對  
行省覺之請以藏用從王惡藏用言與已異故不許  
藏用追謁于燕具奏衍逆狀帝使頭輦哥率兵衛王  
還國又明年蒙古斷事官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  
與謀者尚在不正其罪名何以懲後因免藏用官藏  
用曰當時不死豈非罪乎十三年卒年七十二美風  
儀性聰明端重博學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

爲文章清警儻贍又喜浮屠書嘗著禪家宗派圖潤  
色華嚴錐洞記遺命火葬無子忠烈王元年追謚曰  
文真

崔璘惟清之孫也器局宏濶少不護細行與豪俠子  
薄遊菹酒間年幾三十始發憤讀書康宗朝登第歷  
臺諫高宗時出爲羅州副使時原栗人李延年自稱  
百賊都元帥嘯聚山林寇掠州郡璘與指揮使金慶  
孫擊破之以功超拜右副承宣累遷參知政事蒙古  
大舉入侵宰樞請遣安慶公涓如蒙古乞班師王不  
許璘獨前奏曰愛子之情無貴賤一也然不幸有死



別者殿下何惜一子兵興累年人民存者十不二三  
蒙兵不還則遺民失其農業皆投於彼竄伏一島何  
以立國王不得已領之宰樞欲使金寶鼎從涓行王  
以璘代先是永寧公綽質蒙古及涓至帝以為實永  
寧毋弟禮待甚厚黃驪人閔侮訴於帝曰綽非王親  
子且高麗族誅李峴降城官吏亦皆誅殺帝謂綽曰  
汝前稱王子何也對曰臣少養宮中以王為父后為  
母不知非真子也今使臣崔璘實以我入質者也請  
問之帝問璘對曰綽乃王愛子非親子也所進表在  
可驗帝曰愛子親子異乎曰愛子者養人之子以為

已子也若所生子則何更稱愛乎帝驗前表皆稱愛  
子遂不問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嘗再知貢舉號稱  
得士四十三年卒謚文景臨絕妻子泣曰我輩何依  
而生璘微笑曰爾輩其為戎乎後果俱沒戎兵  
論曰呂好問不死於張邦昌之篡朱勝非不死於苗  
傅之亂李藏用不死於林衍廢立之際終能斡旋事  
機反正王室然貪生苟容大節已虧功不足以掩罪  
矣至於主和之論則升朝抗辨於遷都藏用定議於  
入覲不絀於權臣而安社稷為悅皆可尚焉崔璘一  
言悟王割情遣質功視觸龍亦無歉焉



木齋家孰書集卷之二十六

木齋家孰書集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